



黑格尔传

[美] 特里·平卡德 著
朱进东 朱天幸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格尔传 / (美) 平卡德著; 朱进东, 朱天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1057 - 0

I. ①黑… II. ①平… ②朱… ③朱… III. ①黑格尔, G. W. F. (1770~1831) —传记 IV. ①B516.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85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黑格尔传

〔美〕特里·平卡德 著

朱进东 朱天幸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057 - 0

2015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6 1/4

定价: 125.00 元



献给苏珊
“此外你是谁”

i 我们能够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给网下定义，究竟选用哪一种方式，这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网。通常，我们也许会说，它是一种有网孔和用来捕鱼的工具。但是我们也可在大体符合逻辑情况下彻底改变我们原先的设想并且像有位滑稽的词典编纂者曾做的那样给网下定义：网就是大量用线打结而成的洞。

我们也可用相同的方式给传记下定义。一张用来捕鱼的拖网在河里变得满满当当的了，于是传记作者把它拖上岸来，把捕获的东西分类，把什么扔回河里，把什么留下，把鱼装在筐里，运到集市上去卖。然而我们来想想他没有捕获的东西：总有很多漏网之鱼。传记是写出来了，宛如殷实和值得尊敬的市民，虽然束之高阁，作者却自吹自擂镇定自若：传记不论长短，重在真实而非虚构。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漏掉的东西，要去思考传记主人公带走的東西，要去思考传记主人公临终前传达的东西。难道最为精明的传记作者，总是借助一位看透自己未来和决定拿自己开涮的人，去碰运气吗？

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

因此，〔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在政治的历史中，个人凭借他的性情、才能、情感的特点，性格的坚强或软弱，概括点说，凭借他个人之所以为个人的条件，就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在这里〔在哲学史上〕，它归给特殊个人的优点和功绩越少，而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越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

黑格尔是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对其略知一二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哲学是卡尔·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先导，但是和身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不同，黑格尔是从下列的意义上说的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现实最终是精神性的，它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发展。而且黑格尔也颂扬普鲁士国家，声称它是上帝的作品，是完美无缺的，是全部人类历史的顶峰。在他看来，普鲁士所有公民都应该无条件地效忠普鲁士国家，而普鲁士国家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黑格尔由于对他所炫耀地称作的绝对加以类乎神秘的颂扬而在德国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发展中充当了主要角色。

第一段中除了第一句话外差不多每句话都是错误的。

甚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就连这第一句话也极清楚地证明是错的，这句话长期以来在学术圈内成了众所周知的错话，而它却仍然出现在几乎一切思想简史或简明百科全书关于黑格尔词条里。

但是假如那不是黑格尔，那么黑格尔是谁？而且他怎么落得被人这么严重误解的下场呢？

黑格尔出生于现时代的转折时期，而他一生经历了现代两次伟大革命。出生于1770年的黑格尔，成长于国王稳坐宝位时期，而在浅

薄的观察家看来，社会处在多年前呈现出的状况中。在他青少年时期，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就已相继爆发，而到 1831 年他辞世时德国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乘火车旅行和摄影已经变为现实，蒸汽机正在推动着工业的发展，并且世界正见证向经济全球化迈进时出现的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发现它们是我们世界的极为正常的部分。

我们在我们自己时代喜欢将大量技术变化看作快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大概没有哪代人像黑格尔那代人一样经历过这种改变生活方式的痛苦。那时工业化和政治革命动乱对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异常罕见的；世界眨眼间变小了，革命的可能性始终悬于那时一触即发的气氛中，革命战争既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毁灭，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以往的偏僻地方陡然通过汽船和机车而相互连接起来并与世界大都市连接起来。全新的职业如雨后春笋，服务于现代世界快速兴起的经济行业。那时的青年男女完全有理由极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过着史无前例的生活，过去的世界甚至就连他们父母的世界也不复能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世界生活提供适当引领。一些人的反应是，抵制那种令人晕眩的割裂游离感，希望回复到原来存在的那个世界中去；另一些人则对将来改变人性抱有革命的希望。

黑格尔本人对那些革命事件和对他自己那代人的那些深切体验并非漠不关心的。他被它们所吸引，他拥抱它们，他引以为终身使命的就是试图去领会那些环境和那样的体验，就是努力去理解他和其他人，作为在 18 世纪末成长起来的、经历了那个时期混乱与 19 世纪黎明的德国青年和欧洲青年，亲身遭遇的巨变的意义。他哲学中许多内容所试图与之达成妥协的是，那些事件在我们即“我们现代人”看来可能且必然意味着的东西（这里的我们作为“我们现代人”仍然在企图绞尽脑汁地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市场社会生活的意义和对自由的颂扬）。现时黑格尔已被称作使现代性自身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的第一

位大哲学家，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黑格尔对后世这么多的思想产生影响，他在当代哲学领域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位极为神秘的人物，而且这种神秘性的加深和变化取决于一个人是基于英美哲学语境还是基于欧陆哲学语境来考察他的思想被接受情况。在欧陆思想界，几乎当代每个哲学家都已对他的哲学作出反应，他依然代表着这一哲学传统的一股势力，依然代表着一位其影响几乎俯拾即是的思想家。举例来说，在现代文化的地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国家的作用、我们得怎样理解历史自身、现代艺术的发展前途如何这么多令人担心的问题背后，——站着的那个人，还是黑格尔，他赫然而立，成为关于上述诸问题争论中的主将之一。

不过，足以令人好奇的是，现时他的思想却已经被人再三宣布死定了且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是某种早就已经被克服了的东西。——然而，同样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的思想这具所谓死尸却逐渐苏醒和重新露面。记得一位当代法国哲学家曾经评论道，所有现代哲学家们的极大焦虑是，他们不管开出多少条新路，总是发现它们全都是死胡同，因为黑格尔正等候在每条路的尽头且面带微笑。

诚然，对于许多人来说，黑格尔个人的名望已经是与声称使他的思想适应新环境的泰斗式人物卡尔·马克思的名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了。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断言已将黑格尔的据称“唯心主义”辩证法变成关于历史、社会和革命的“唯物主义”学说。不能不使人觉得很惊奇的是，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对黑格尔所作出的反应是与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应交织在一起的，而且这后一种反应又取决于人们对前一种反应做了何种思考，又取决于人们对黑格尔采取的不同态度。20世纪很多时候，“黑格尔”好像只不过成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个短语中的非独立的一部分。

同样，由于被思想极为晦涩的海因里希·莫里茨·夏理鲍斯对黑

格尔哲学做了在 19 世纪中期德国极为流行的阉割式介绍（和黑格尔哲学被马克思所解读），黑格尔思想旋即成了正题、反题、合题这个颇为枯燥无味的公式的代名词，这个公式从未被黑格尔本人用过且无论如何歪曲了他的思想结构。可是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特性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而在许多人眼中，黑格尔依然只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唯心主义思想先驱，这种看法（取决于一个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黑格尔成了一个英雄抑或一只狗熊，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名人自己的思想无关紧要，他唯一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所影响的人。

黑格尔在英美哲学中受欢迎情况始终与他在欧陆受欢迎情况有着天壤之别。黑格尔虽在英语知识圈中一直不乏忠实的读者，还是遭到英语哲学圈很重要的一大部分人的强硬拒绝，有时甚至是极张狂地拒绝，被视为无任何重要性可言。

在英语哲学世界的许多地方，可以稳妥地说，黑格尔未遭彻底拒绝，只是受到冷落而已。如果我们发觉某些大学重要的哲学系，那里根本就不讲授他的哲学，特别是在研究生层面上，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几乎尽人皆知的是，有大量英美哲学家拒绝解读黑格尔，他们似乎完全认同贝特兰·罗素对黑格尔的批判，而从没有研究过黑格尔本人。英美哲学家中，最初由罗素和 20 世纪初针对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批评家所培养出的怀疑论者仍旧坚持认为，那被算作现代分析哲学伟大成就之一的明晰和严格论证，只能凭借彻底拒绝并避开黑格尔晦涩的散文体和难懂的欧陆思想而达到且保持。对于当代哲学中这些人来说，黑格尔已不属现时代大思想家之列，不复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人物，而成了人们实际上不惜任何代价躲之不及的名人，黑格尔已经无重要性可言，而且他的思想至多只不过是易受影响的青年人心灵必须特别加以防范的一种邪恶的诱惑。

好像黑格尔几乎成了一位不速之客，虽然如此，他仍拒绝离开，即使是在分析哲学本身中；相反，他继续冷不防地出现在当代知识生

活的许多偏僻小径上。然而他为什么被人们撇在一边了呢？黑格尔怎么成了这样一个受蔑视的人了呢？

部分的解释，说白了是由于历史造成的。黑格尔在英语世界中遭到责备，说他应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极权主义承担责任，应对那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分子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国家崇拜承担责任。他不但有日耳曼人搅乱人心和学术殿堂中江湖骗子嫌疑，而且他的名字还和 20 世纪的道德灾难联系在一起。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尔·波普发表他的力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把德国很多灾难归咎于黑格尔思想的邪恶影响的时候，对黑格尔哲学似乎已盖棺定论。波普对黑格尔所作的那番论述本质上实属恶意诽谤，丝毫没有打消许多学者心目中的恐惧，即对黑格尔的好像可能有些说道的著作的研究本身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黑格尔历经种种劫难，还是活了下来，仍然一直在我们中间，尽管他的遭际颇为殊异。我们会发觉，某所大学一个系里的名教授们颂扬黑格尔是现代世界知识巨人之一，而同所大学另一个系里同样知名的教授们则嘲弄他胡说八道，取笑他空话连篇，甚或讥讽他欺世盗名，这种情况现今在任何名牌大学中照旧是极其寻常的。黑格尔，这位神秘人物，当下依旧是颇有争议的，似乎他就在昨天还一直在某些名牌大学校园里作讲演。

可是，为什么，如果他很久以前就死了且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的思想显然很久以前就被其他思想取代并被证明是错误的甚或是危险的，——他依然没有离开我们呢？他在学界所激起的热情看来好像与他在哲学史上的形象极不相称，因为他的影响据称已经消失殆尽。

那么黑格尔是谁？

罗伯特·皮平审阅了本著部分初稿；要是我把因他批评而使论述生辉之处全部注出的话，本书在篇幅上很可能是现在的两倍。

如果我在注释里对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就各种不同东西对我作出的非常宝贵的全部指点作出评论，这些评论本身就会构成一部书稿。

承蒙 H. S. 哈里斯审阅全部书稿，不吝赐教，给予诸多指点和批评；他学识渊博，就本书有些问题的思考对我帮助极大。我从哈里斯教授对有关问题的深刻见解中受益匪浅，并对他拨冗审阅书稿没齿不忘。

还有萨利·塞奇威克和罗伯特·斯特恩也审阅了部分初稿并提出了种种有益的建议。在计划撰写这本传记之初，对彼得·盖伊的访谈有助于我对本传记的定位；他的指点和褒奖令人感激不已。剑桥大学出版社特伦斯·穆尔对书稿提出了极其宝贵的建议，并自始至终对我的写作鼓励有加。

图宾根大学阿克塞尔·马克特，在我客居德国那段时间，帮助我解决后勤和其他方面各种细节问题，其中包括由乔治敦大学研究生院

提供的夏季定期到德国访学资助和作为图宾根大学访问教授讲课的限额资助。

苏珊·平卡德是本著真正的幕后撑腰者，她历史学家的眼光致使她为加工润色书稿提出了各种不同思路和理念。要是没有她的投入和建议，本书简直无法写出。

为适应可能想要解读关于黑格尔的某个方面的各类不同读者的口味，我把本传记划分成了若干部分，这样做也许会引起那些不同读者的兴趣，然而也是切实可行的。一些人可能对黑格尔的生活逸事更加感兴趣，有的人可能对黑格尔的时下正在被学界讨论的具体著作较感兴趣，某些人可能对黑格尔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部分感兴趣。我因此试图尽量为这些带有选择意向的读者留有阅读余地。有时候，特别是在我论述黑格尔早年生活时，要想始终写成纯传记式的而不涉及对黑格尔著作的讨论，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力图通过有关章节把那些部分区分开来。有些章节（诸如关于黑格尔《逻辑学》这样的章节，我向来认为）大概主要为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们所感兴趣。可是为了那些譬如想要了解黑格尔纽伦堡时期生活情形但不特别想要解读《逻辑学》（并且反之亦然）的读者阅读上方便起见，我有意将那些章节跟关于他生活的更具传记色彩的描述分开。同理，我依据现存文本探讨了黑格尔的知识发展，此处所谓现存文本是指他耶拿时期文本，集中于一章（第4章）中，这章和专门用来描述该时期他的生活的这一章，可当作各自独立的章节看待。第4、5、8、11及14章因此是纯“哲学的”。

除了黑格尔自己的著作面广量大和众所周知的艰深晦涩之外，尽管有着围绕黑格尔著作的争论，却也存在着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在种种更深层面上相互贯通，故有时不能硬把传记部分与他所阐发的哲学分开。可是尽管存在这种情况，黑格尔本人依然坚决抵制认为哲学家生活透露他们著作中的思想这一看法。他从未具

xvii 体提供他自己的生活情况，有时在人看来好像他简直想要完全沉浸在他的作品里。因此，虽然卷帙浩繁的材料已被勤勉而细心的德国黑格尔档案馆有关学者们所发现和发表，关于黑格尔却仍旧有许多东西现在不被人知晓或许永远无法了解。

因此，对黑格尔的生活和著作的充分全面的研究，势必应是多卷本学术专著才能济事的，而本传记作为单卷本著作意在主要奉献给广大普通读者而非只提供给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与哲学教授们。为创作这样一部著作，我在写作过程中已不得不作出某些妥协。举例来说，有些在专家眼里也许颇为有趣的讨论，我只得忍痛割爱了，我有时被迫对某个问题表明立场，没能详细解释我为何取这立场或我为何不赞同某些其他解读。这里仅举一例：关于一个篇幅极短的、现已被定名为“德国唯心主义最早体系纲领”的黑格尔文本（它的抄本只有两页纸），到目前为止已有不计其数的文献考证它的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这份手稿系黑格尔手迹，黑格尔作为这个文本的作者却被学者们激烈争论着。我对这篇著作作者可能是谁这个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尽管完全可以为这个问题专门写本书。

然而，我已力图证明自己有理由讲述关于黑格尔生活的非同寻常的故事、他的著作通常被阐释的方式、他的生活与著作在本书中相互贯通的方式，有理由考虑迫切需要的是把本书写得短些而显然不可能写成多卷本的皇皇巨著。这样的一个目的要求作者走种种捷径。举例来说，我没有去过多强调黑格尔与他老友伊萨克·冯·辛克莱的关系，尽管有些学者比我更认为辛克莱对黑格尔的生活和思想产生深刻

影响；对此我不敢苟同，而要是对我的分歧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也许篇幅上远远超出了这里的论述，但在这篇短小的说明中是做不到的。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依旧已努力至少表明我所持有的观点是什么，纵使有时我的那些论断可能沉重地打击了某些黑格尔学者，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极有限和特殊的时段且多少带有点儿教条色彩。我也根本没去过多地考虑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几个不同版本（1817年版、1827年版、1830年版）之间的差异，尽管这本质上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和重要的情节。令人遗憾的是，假如对黑格尔与友人的关系和学者们关注的内容所有这些细微之处都加以考虑的话，就会写出一部令人望而却步的八卷本传记，这有悖于我的初衷。我还尝试将黑格尔的生活置于发生在他身边的革命事件中，因为一个人压根儿就不能理解黑格尔自己的体验，假如说不同时对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情况和这些情况间的联系作某种领悟的话。

ض

翻译黑格尔关键术语有时并非易事，就如何翻译某些关键术语甚至就连译者之间也没有形成一定之规。因此我冒昧地几乎对我所征引的英文文均做了改译，以和整个传记保持语言和风格上的一致。

这当然要求我就如何移译关键术语做出某些抉择。有时在一段译文中我插入德语单词，但是我已试图尽可能避免这一做法。有些单词譬如 *Willkür*，我将其译作“freedom of choice”有时译成“choice”，这样做时我常常把德语单词放在译文后括号里，因为这种特定译法在搞哲学家中确实是有争议的，我的做法有利于使一些关心某类争议的学者，能够看出这些术语的译法根据何在。在绝大多数我认为可能容易出现翻译问题情况下，我就把德文术语放在了注释中。和黑格尔的某些其他译者不同，我始终将 *Begriff* 翻译成“concept”。

很多黑格尔早期译者——我以为他们心有疑虑——断言黑格尔专门术语极其特殊以致应使用大写，但是我只对黑格尔一个特殊词汇采

用大写：“Idea”表示“*Idee*”。这术语具有一种明显不同于英语单词“idea”的专门含义，所以借大写和双引号来引起读者的注意，似不失为一种慎重的选择。

如对黑格尔有所熟悉的读者所知，完全不存在上乘术语可用来直接翻译他对 *Aufhebung* 及其同源词的用法。大体上，为了翻译 *Aufhebung* 这术语，我使用了早期翻译家特创的人文科学术语，即 xix “Sublation”。“Sublation”之所以表示举起、取消、保存的意思只是因为它是首创者规定的产物；黑格尔使用这个日常德语词汇，因为它的含意实际上确实因语境而异。

对于那些可能想要浏览几章且可能遇到似乎是未被解释的术语或德文字的读者来说，浏览一下本传记后索引就应能在某一页上发现对术语作出的解释。有些地方我使用了德文术语“*Bildung*”和“*Wissenschaft*”原文形式，因为上文对它们已作出解释。本书索引亦可用作理解这些术语意义的指南。

卷

讨厌注释的读者，大体上满可以不去理睬本传记中文字右上角小标号。本传记中的注释，主要用来给出引文和参考文献的出处，多半可能只是符合黑格尔学者的口味（特别是头两章之后的其他各章引文和参考文献的出处）。还应指出，在一些注释里，我有意在某些方面打破惯例，我认为因为如果遵照传统做法反而会增加读者理解本传记的难度；因此我一律避开“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这个用法，因为当一个人在试图查出注释出处时，见到“在前面所引用的书中”通常会使人更加烦躁不安而非豁然开朗；相反我给出问题出处的简短引文。完整引文总可在本传记所引用的著作目录中找到。

此外我还必须经得住在注释中卷入与其他学者作各种不同的长篇大论争论的诱惑，尽管这种诱惑总是与我形影不离；不争论的理由只是为了限制本书的篇幅。这将使一些人感到惋惜，我确信，因为他们

可能认为我实在应该不厌其烦地为反对某某人关于某某观点的另类阐释而辩论一番，抑或他们认为某某人对某种有争议观点的看法实在应该被抛弃。总的看来，我不得不承认我赞同这些人的看法。我也对自己有意限制本书篇幅感到遗憾，但是在一本像这样的书里，要是对此类有争议观点均事无巨细地论辩一番，而注释最终就会写成像正文本身一样长。决定限制本书篇幅，显然牵涉许多平衡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令人苦恼的；但是至少这个决定已经使大量内容浓缩在一本书中。

只希望认为某种观点应被做了不同陈述的人，将把陈述争论本身当作主动请缨看待。争论反映着碎片化世界中当代哲学的本质，如果本传记能对这类争论和异议起到促进作用，就是再好不过的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格尔，喜爱相反见解力量的黑格尔，可能就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并且，他要是地下有知，甚或会因身后围绕他哲学产生的争论含笑九泉。 xx